116
1 3
1794
116

13
1794
卷116

六經天文編卷上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易

天行健

胡氏曰天者乾之形故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

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程氏曰〕傳謂天行如雞子上規之星常見下規之星常隱中規日月五星之所由二十八宿布于其間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以所行度數知之故觀天之行有以見重乾之象〔朱氏曰〕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員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天文

〔鄭氏曰〕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上地文在下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漢上朱氏曰〕

以天文言之無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
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爲離月陰也而爲
坎繞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爲陰經星不動者陰
也而析木鶉首爲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
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
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
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爲賁四時互變
時變之象也離有坎日降而月升也坎復成離月降
而日升也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爲氣
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朗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

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
是理故分而爲二一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
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於太極知
此則知幽明之故也鳥獸之文即天文太玄曰察龍
虎之文觀鳥獸之理舉鳥獸則龜見矣仰觀龍虎鳥
龜之文其形成於地俯觀山川原隰之宜其象見於
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　或問天有形乎曰天積
陽也氣也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日月
附麗乎天亦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天果有質歟曰
月之行或遲或速奔星上下前後或卑或高不得自

如莊周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列禦寇曰日月星辰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郤萌曰天了無質鄭康成曰天清明無形或曰星隕石何也日光耀既散氣疑爲石如人之精神既散形亦剛彊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形者皆地也坎坤體也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陽流於坤陰故月以速爲退月體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橫渠曰日月之精互藏其宅是也乾言日月合其明者坎離互用也豫言日月不過者坎爲月伏離爲日日月會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小畜上九中孚六四歸妹六五月幾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望也中孚訟坎變震月在東亦望也歸妹六五月在東日在西亦望也然曰幾望者小畜中孚坎在四也歸妹六五爻在五也坎在四若五則中矣是故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坎離之交勝也離在地爲火在天爲日乾體也其中畫乃坤之二五橫渠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歟行遲者陰麗乎陽也晉曰晝者日出地上進而中也豐曰宜日中者九四之五也離九三豐象曰日昃者日中而又西也乾九三既濟曰終日者日在丁也豫六二曰不

終日者二動之五成離日在上也夬九二曰暮夜者
動成離日在西方之下日薄于虞淵之時也或曰夕
日入爲夕大畜曰日新者大壯一變需坎月離日合
暉也再變大畜艮終復始日新也益曰日進者初九
自下而進也卜楚丕論十日其說源於易之晝夜又
爲大明者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而月受明於日陽
爲大陰爲小故曰大明乾大明終始晉進而麗乎大
明皆日也又爲明者日月相推而生明屯九五求四
四往之五訟初往四皆坎月在東月之明也大有九
四離動井九五旅上體日在上日之明也困初六豐

九四日幽不明者日在西而隱伏也大有賁同人明
夷曰文明者離居二五也坤爲文又爲光者日月之
明無所不及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管輅曰
日中爲光易九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
舍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爻也順之光者四施初
也夬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三五易也需
光亨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位也凡言未
光者皆未能行也屯九五未之二也蹇臨九四蹇六
五而後光也晉上九反三自治而後光也夬九五中
行上決而後光也萃九五之二而後光也凡言光明

者兼體用之老子曰用其光復歸于明體用合一光明無盡履剛中正而不倚故離自下升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凡言光大者其象與光明同曰大者指陽爻也坤曰光大者初三五也渙六四曰光大者二從四也咸九四可以光大者九也四來初往則離坎成四往初來則離坎毀未光大也益自否之九四三變離坎而成益大者光也言光輝者曰月之光揮散也言暉者主離曰也管輅曰朝日爲暉或曰星辰何象也曰艮離也邵雍曰離爲星貴艮上離下象曰柔來文剛又曰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班固曰陰陽之精其本在地張衡曰地有山嶽精鍾爲星蓋星辰者地之精氣上發乎天而有光耀者也星曰之餘也辰月之餘也月生於日之所照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三辰同形陰陽相配其體則艮也河洛篇曰天中極星崑崙之墟天門明堂太山之精中挺三台也五靈諸侯也岍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嶽砥柱東方之宿也析城王屋大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之宿也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嶓冢陪尾西方之宿也荆山

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之宿也九隘之險九河之曲濱水三危汶江九折上爲列星諸賢之論不詭於經矣故精數氣歇坎極離見乃有隕星其光燭地者離也隕而成石或爲阜堆塵沙者艮也日爲陽月爲陰歲熒惑鎮爲陽太白辰爲陰斗魁爲陽尾爲陰天南爲陽北爲陰東爲陽西爲陰日月東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宮無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

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文信矣　蘇氏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二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眞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

八卦納甲

晦朔會爲坤象三日朏而出於庚爲震象五日上弦而見於丁爲兌象七日盈於甲壬爲乾象既形而生魄退於辛爲巽象八日下弦消於丙爲艮象七日復

與日會于辰次之所而爲坤象　繫辭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虞翻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貢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　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虞翻曰〕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乾成於甲坤成於庚陰陽天地之始終萬經卑甲庚於蠱象巽五也　革巳日乃孚〔虞翻曰〕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既濟　〔漢上朱氏曰〕巳日當讀作戊巳之巳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浹矣巳日者浹日也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

震納庚革之離納己故有此象二應五三應上孚也

趙氏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兩曜行天若彈丸然月受日光向爲明而背爲魄下土視之則有盈闕蓋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合離盈速之既異朓朒弦望之候分魄者月之體坤之純陰象焉明者日之光乾之純陽象焉其生明也一陽在下震之象其生魄也一陰在下巽之象二陽浸長上弦爲兌二陰浸長下弦爲艮三日明於庚震納庚也十六魄於辛巽納辛也八日弦於丁兌納丁也廿三弦於丙艮納丙也日月相望於

三五月盈在甲故乾納甲日月合符於晦朔月没於乙故坤納乙明滿於甲而盡乎壬壬廿九日也過則晦矣故乾復納壬魄全於乙而止乎癸癸二日也過則明矣故坤復納癸望前月行先乎日故以昏定望後月行後乎日故以晨定月近於朔故必三十度而明始見月遠於望故不待十度而魄已生日月相去各九十餘度四分天之一明與魄分謂之弦日月相對各百八十餘度直乎天之半明周乎魄謂之望日離也納己己居陽中月坎也納戊戊居陰中日合德戊己无位循環不窮所以爲中

朱氏參同契說

曰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卽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卽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卽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

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

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七日來復

正義曰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

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 天衍歷議曰十二月卦當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暮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歷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一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畧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 漢上朱氏曰先儒舊傳自子夏

京房陸績虞翻皆以陽涉六陰極而反初爲七日至
王昭素乃暢其說曰乾有六陽坤有六陰一陰自五
月而生屬坤陰道始進陽道漸消九月一陽在上衆
陰剝物至十月則六陰數極十一月一陽復生自剝
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陰陰數既六過六而七則位屬
陽以此知過坤六位即六日之象至於復爲七日之象是
以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故謂之七日伊
川曰七變而爲復故云七日蔀子曰坤與初九爲七
其實皆源於子夏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
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

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復
得子月以一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以一
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
爾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
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
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月者有以爻爲日者於復
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
復爲歷數之徵明是也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
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
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聖

人觀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故曰七日來復象曰
七日來復天行也王輔嗣曰復不可遠也夫天道如
是復道豈可遠乎豈惟不可遠亦不能遠矣中孚十
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始於冬至以歷言之日始
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
思易於復言七日來復冬至也於姤言品物咸章夏
至也舉二至則律歷見矣　陸氏曰臨九二爻體在
兌兌陰卦也有陽消之象焉故稱八月有凶戒之也
復卦初爻體震震陽卦有陽息之象焉故稱七日來
復喜之也兌在西方月生於西兌象得八故曰八月

戒在遠也震在東方日生於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
喜於近也七八主靜故於象象言之　李氏曰復剛
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月云者幸
其消之遲　朱氏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
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積陰之下一陽復生
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
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郤
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
請問庖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治曆明時

漢上朱氏曰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曆更端者革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曆閏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爲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曆之過也嘗問曆於郭忠孝曰古曆起於牽牛一度況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之元也天之

動始於坎歷艮與震而左行地之動始於離歷坤與
兌而右行是以日月會于牽牛萬物成於艮故曰天
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田氏曰自乾
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
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曆後世以
大衍爲曆者豈非得是歟　蔡氏曰黃道之差始自
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
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
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
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

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三千九百二十五年而歲
差周積二百二十六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
道周矣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內
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
盈縮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
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若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
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
真有盈縮進退也

象閏當期

沙隨程氏曰分而爲二掛一曰象兩象三而不曰兩

儀三才者此據曆法言之陽爲春夏陰爲秋冬所謂
兩也陽爲夏陰爲冬春秋爲陰陽之中所謂三也故
揲之以四然後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此十有八變之一也揩閒曰扐扱
曆法十九年七閏爲一章其間五歲再閏者二餘亦
不滿六歲故舉其大數曰五歲再閏二十七章爲一
會二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冬至甲子朔旦無餘分此太元之曆法也是謂天統
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地統
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人

統云元二百四十三章也　漢上朱氏曰得五與四
四則策數三十六四九也是爲乾之策乾之象老陽
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二十四四六也是爲坤之策
坤之策老陰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策數皆二
十八四七也是爲震坎艮之策少陽也得九與四四
得五與四八策數皆三十二四八也是爲巽離兌之
策少陰也三十二四六十也二十八合三十六也
二亦六十也乾之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六爻
一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具四時也震坎艮之策六爻一百六十有八與離兌

之策六爻一百九十有二震坎艮巽離兌之策凡三
百有六十亦當期之日舉乾坤則六卦舉矣劉牧謂
經唯舉乾坤老陽老陰三百六十之數當期之日不
更別舉他卦之爻而疑六日七分之義此不以三隅
反也唐陸希聲謂易以年統月以歲統旬以日統時
凡言月者以一策當一日一九之策三十有二是爲三
年故曰皆一九之策也又曰以年統月一日十二時七
日八十四時一九之策三十六二六之策四十八凡
八十有四是爲七日八十四時故曰七日者一九二
六之策也又曰以日統時一朔之旬三十日七二十

八策八三十二策凡六十策半之爲三十故曰言旬
者合七八之策而半之以象一朔之旬一閏三十日
再閏六十日九三十六策六二十四策凡六十策故
曰言歲者全之以象再閏之日月有虛故半之歲
有中盈故全之一月三旬八月二十四旬而老陰之
策二十有四故曰八月之旬當極陰之策二十有四
三歲爲一閏一歲三百六十日而二篇之爻三百八
十有四除三百六十日餘二十四日故曰閏之日當
二篇之爻八十有四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而少六日
故曰虛分包焉二篇之爻二百八十四爻多二十四

日故曰盈分萃焉其說本於繫辭坤乾之策當朞之日然時有牴牾　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而先天以復爲冬至臨爲大寒　林氏曰大哉易乎本夫道德性情之妙而攷諸陰陽氣數之中如復所謂七日臨所謂八月盡所謂先甲後甲與所謂先庚後庚又如十年三歲月幾望巳日乃孚是皆陰陽

氣數當然之變又豈浮說遁辭所能得也嘗考之太傳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其所以酬酢萬變終終而始始者不出乎四時五行當期之數也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卦變爲六十四積而至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中孚次復當期之數循環爲變此正子雲以太元準易法也然太元以二首統九日自中孚起牽牛一度則於焦氏之法微有不合其後孔頴達求之易緯又以四正卦各主其一方卦有六爻爻主一氣所謂二

十四氣也其餘卦六十爻者三百六十六日七分則以一卦主之較以周天之度無有餘不足之分三家之學是皆以卦氣言易者也然當期之數所用不同如此

十二月卦圖

朱氏曰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歷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歷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列文王八卦於外而十二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

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又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象辭不同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且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

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是非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

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矣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

日復當故卦乾西北也主立冬坎北方也主冬至艮東北也主立春震東方也主春分巽東南也主立夏離南方也主夏至坤西南也主立秋兌西方也主秋分

乾坤

朱氏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漢上朱氏曰伏羲畫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歸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毋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變也無闔則無闢無闢則無闔無靜則無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張氏曰乾曰行以德言也坤曰勢以體言也德大而難名故曰健體定而不變故曰坤凡卦之不可以名言者唯乾焉爾〕呂氏曰天下惟有一理坤之象止曰乃順承天德合無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不交有

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魏氏曰）乾
天也離日也皆爲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爲臣之
象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
物君臣不交而能劑斯世於泰和也

六十卦直日

四正卦　冬至次用事　春分震　夏至離　秋分
兌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屯謙睽
升臨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
大有家人井咸　六月姤豐渙履遯　七月恒節
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
明夷困剝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爲方
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屯爲諸侯謙爲大夫睽爲
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爭微
溫陽風　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　六三應上
六白濁微寒陰雨　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
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風（後魏歷志）
十二辟卦　復子　臨丑　泰寅　大壯卯　夬辰
乾巳　姤午　遯未　否申　觀酉　剝戌　坤
亥

書

堯歷象圖

歷法所起

古法以紀蔀爲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
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入元一十有二蔀當癸酉蔀
歲在巳丑而生帝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卽位越二十
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歷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
一度按乾鑿度皇極經世及漢皇甫謐所載並然

歲差法

按紀元歷○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
分此一歲之氣積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
千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躔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
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卽得太陽歲行
不及之分○度母一萬注以一度爲萬分○自演紀
至開元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凡退三十八度四千
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
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慶歷甲申冬至日
在斗五度此法通古今故知堯歷日在虛度而鳥
火昴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

推歷代所入蔀例

按乾鑿度入天元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十五紀而
堯生於人元之癸酉蔀已丑歲至甲辰歲十有六以
唐侯升爲天子至文王受洛書再入十六紀當天元
戊午蔀二十四歲在癸丑又五年戊午受丹書明年
已未改元越十有二年辛未正月戊午武王伐商故
經曰惟有十三年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由此逆推
今古不差

積年數

堯在位七十年　舜五十年　夏四百三十二年
商六百一十九年　周八百六十七年　秦莊襄終

二世四十三年　前後漢合四百二十六年　漢至
大初一百三年　太初至唐開元甲子凡八百二十
七年　開元甲子至本朝慶曆甲申凡三百二十一
年三統曆七十六年爲一蔀一蔀一十蔀爲一紀積一千
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
之日爲初蔀各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
日次癸卯卽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
蔀三也乙酉蔀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

甲寅　元甲子蔀　甲寅　甲午蔀　甲寅　己卯蔀
庚午　癸卯蔀　庚午　癸酉蔀　庚午　戊午蔀

丙戌壬午蔀丙戌丁卯蔀丙戌壬子蔀丙戌丁酉蔀
壬寅辛酉蔀壬寅辛卯蔀壬寅丙子蔀
戊午庚子蔀戊午乙酉蔀戊午庚午蔀戊午乙卯蔀
甲戌乙卯蔀甲戌㊦甲子蔀甲戌己酉蔀甲戌甲午蔀
庚寅戊午蔀庚寅癸卯蔀庚寅戊子蔀庚寅癸酉蔀
丙午丁酉蔀丙午壬午蔀丙午丁卯蔀丙午壬子蔀
壬戌丙子蔀壬戌辛酉蔀壬戌丙午蔀壬戌辛卯蔀
戊寅乙卯蔀戊寅庚子蔀戊寅乙酉蔀戊寅庚午蔀
甲午甲午蔀甲午己卯蔀甲午㊄甲子蔀甲午己酉蔀
庚戌癸酉蔀庚戌戊午蔀庚戌癸卯蔀庚戌戊子蔀

丙寅壬子蔀丙寅丁酉蔀丙寅壬午蔀丙寅丁卯蔀
壬午辛卯蔀壬午壬子蔀壬午辛酉蔀壬午丙午蔀
戊戌庚午蔀戊戌乙卯蔀戊戌庚子蔀戊戌乙酉蔀

朱氏曰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也日
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
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辰以日
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　正義曰古時眞曆
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
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　大衍曆議曰漢自中
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

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緯所載壬子
冬至則其遺術也　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
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
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
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廟營室也冰凍始泮
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
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
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
至爲元首下至周曁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
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
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

閏

一年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二年餘二十有二日
四分日之二三年餘三十有三日四分日之三四年
餘四十有五日五年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一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
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
相望之後　朱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
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

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
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
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
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
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
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
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
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
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
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
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
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
不成矣〔葉氏曰〕治歷者先求一歲有餘不足之數
以置閏則四時久而不差蓋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

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矣〔吳氏曰〕三歲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歲一閏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歲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五五歲再閏則又少三日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十九年而論之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七閏計二百單三日尚餘十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復始矣今言二百有六旬有六日意其以四分日之一而當一日焉〔胡氏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朞於朔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

出曰納日

〔葉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則東西也以一歲言之則日陽物隨陽以進退南者陽之正位冬至陽始萌日自斗而北行則進而離其所至春分而陽功顯萬物於是皆作故謂之出夏至陰始萌日自井而南行則退而復其所至秋分而陽功畢萬物於是皆成故謂之納一日之出納均於東西惟仲春在奎十四

度仲秋在角五度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皆以卯出以酉入則嵎夷正其所自出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納之正使治其一歲出納之事者賓餞也〔朱氏曰〕日暘谷西正其所自入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

四仲中星

春則以胃加酉夏則以柳加酉秋則以虛加酉冬則以虛加酉中星各見於午位〔正義曰〕四方皆有七宿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咸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日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何承天曰〕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林氏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謂七星畢見不

以爲中星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烏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今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歷家自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之法以故歷推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今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朱氏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

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歲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

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陳氏曰書之所言皆昏星也書於仲夏舉房心火房心也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人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

方氏曰書言分至之所中月令言昏旦之所中彼

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然見於南方則一也

堯典日星　月令日星秦歷斷取近距以乙　唐月令日星近距已已合朔立春

孟春　日在營室　昏參中旦　正月　節日在虛昏昴中　曉心中斗建寅初　中氣日在危昏畢　中曉尾中斗寅中

日中星鳥　仲春　日在奎昏　弧中旦建　二月　節日在奎昏東井　中曉箕中斗卯初　中氣日在奎昏東井　中曉南斗中斗卯中

季春　日在胃昏　七星中旦　三月　節日在婁昏柳中　曉南斗中斗辰初　中氣日在胃昏張中　曉南斗中斗辰中

孟夏　日在畢昏　翼中旦發　四月　節日在昴昏翼中　曉牽牛中斗巳初　中氣日在畢昏翰中　曉須女中斗巳中

日永星火　仲夏　日在東井　昏亢中旦　五月　節日在參昏角中　曉危中斗午初　中氣日在東井昏亢　中曉營室中斗午中

季夏　日在柳昏　火中旦奎　六月　節日在東井昏氐中　曉東壁中斗未初　中氣日在柳昏尾中　曉奎中斗未中

孟秋　日在翼昏　建星中旦　七月　節日在張昏尾中　曉婁中斗申初　中氣日在張昏箕　中曉昴中斗申中

宵中星虛　仲秋　日在角昏　辜牛中旦　八月　節日在翼昏南斗　中曉畢中斗酉初　中氣日在軫昏南斗　中曉東井中斗酉中

季秋　日在房昏　虛中旦柳　九月　節日在角昏牽牛中　曉東井中斗戌初

孟冬 日在尾昏 中氣日在氐昏須女
中 中曉柳中斗戌中
危中旦七 節日在房昏虛中曉
星中 張中斗亥初
中氣日在尾昏危中
曉翼中斗亥中

日短星昴 仲冬 日在斗昏 十一月 節日在箕昏營室中
東壁中旦 曉軫中斗子初
軫中 中氣日在南斗昏東
壁中曉角中斗子中

季冬 日在婺女 十二月 節日在南斗昏奎中
昏婁中旦 曉亢中斗丑初
氐中 中氣日在須女昏婁
中曉氐中斗丑中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
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
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 夏氏曰仲

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
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
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
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
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
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
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
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
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
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

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

牛初者牽牛初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

蔡邕曰顓帝曆術曰天元正月巳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至孝通詰傳仁均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爲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八最近故暑斗極南去八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仁均對曰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冑玄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曜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一大衍曆議曰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令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

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堯羲和手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巳巳合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

角至箕爲蒼龍凡七十五度斗至壁爲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至參爲白虎凡八十度井至軫爲朱雀凡百一十度總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十三

月會於亥其辰爲嫩訾二月會戌爲降婁三月會酉爲大梁四月會申爲實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星紀十二月會子爲玄枵

日永短

正義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

爲明日八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
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
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
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
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
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
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
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
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
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

曜仍云今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
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
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
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
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
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　陳氏曰日之行也斗建
寅則出艮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
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
百刻　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
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

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

羲和

蘇氏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必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曆可起也故使往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　李氏曰作曆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爲表識然後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非謂居是地也特使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之遺法也　朱氏曰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

璣衡

朱氏曰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運轉也衡橫也謂衡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

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天儀也齊猶審
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
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
審七政之所在以起渾天儀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絶無師
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
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
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
失渾天說王蕃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
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

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
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
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
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
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二十一度而已
是夏至日止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
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
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遭秦而滅至漢武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

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蔡邕以爲近得天體之實者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入于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員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攷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

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趾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三

字乃用古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馬融

旦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皆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　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象能得其全蓋之曆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畧述作者愈詳也　夏氏曰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

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魯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者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曆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　陳氏曰舜齊七政不言經星經者緯之所次也言乎緯經在其中矣　魯氏曰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義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　王蕃曰鄭玄說動運爲璣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璣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締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　蘇氏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於

內上布經躔以考日星行度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有是也又案吳王蕃曰渾天儀者義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度宿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其制梁武秘府有之云是宋元嘉中所造者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　黃氏曰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函於其中謂之渾沌　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

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清濁渾者爲人輕清者氣也重濁者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見於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爲日月分而爲五星列而爲二十八舍會而爲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可以理而知也今畧舉其梗槩列之于下天體圓地體方圖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百分四分度之一卽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

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爲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爲天心中氣存焉其

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也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爲孛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

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臧宦官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光晝見或變爲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於日下與日會也遲一遲三謂之弦分天體爲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一分謂之遲一遠日三分謂之遲三遲日一分受日走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滿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日光體皆不見也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行近於日月行於白道與黃

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暗虛者日
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
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
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
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靈龜之體西
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
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
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
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
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

矣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
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
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
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
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于
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
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號
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
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
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

志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震耀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攙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之旗填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爲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於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於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候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爲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

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餘倣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月月一歲一周天故有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爲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爲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

五辰

天地氣數合而成五行復升爲五氣五氣之精爲五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辰自然順軌故曰撫于五辰亦猶五行之精凝於地而爲金銀鉛汞砂也〔黃氏曰〕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爲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

謀典致時寒燠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忌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爲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 葉氏曰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 王氏運氣論曰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

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本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已居之戊已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已化土而居於其首主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末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已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戊而在乾已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

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爲二紀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甚而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而爲

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通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爲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

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乘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爲初丑歲厥陰之木爲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爲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巳前司天主之半歲巳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水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

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巳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爲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爲勝其救則爲復抑而不伸則爲鬱鬱而怒起則爲發陵其所勝則爲淫極而必反則爲承假如木角之化爲啓折而變爲炎烈正化之爲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

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元陽歛是爲火鬱熱甚而无湊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冰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摧拉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无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无不蒸潺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

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期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无變則人亦和平而无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罡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名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疾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月生明生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三日明始生謂之哉生明又謂之朏又謂之死魄故

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也十六日謂之哉生魄哉
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蓋月本無光借
日以爲光合璧則暗相遠而日燭不及則亦暗〔薛
氏曰〕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
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
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
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
故也〔鄒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
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

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
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諸歷
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
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
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
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至晦行又大疾日夜
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也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
八日爲上弦日初八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爲望日初
八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

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
十日爲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
及其盛也遂與陽敵（朱氏天問注曰歷家舊說月
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
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
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
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
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
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
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

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
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氏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
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
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
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
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
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
顧蒐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
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

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爲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爲修煉之法　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葉氏曰朔二日而生明其旁爲死魄哉生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生魄哉生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
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

三正

愈棄三正馬氏晝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　蘇氏自
王者各以五行德之王易服色改正朔孔子曰行夏
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　伊川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蔡氏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
一也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
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
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猶皆以寅月起數蓋朔覩

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
以寅爲首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朔則於經史尤可考
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
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
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
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
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
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
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
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改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　朱氏曰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蘇氏曰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改建丑爲正然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戒

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　夏氏曰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其實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亦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而已非改十月爲正月也　愛革夏正林氏曰夏以建寅爲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爲正是革正爲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爲正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論語疏曰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朱氏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蔡氏曰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大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一月戊午呂氏曰春秋惟定公無正蓋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故不書正今紂之正朔已絶周之正朔未頒故止書一月見君臣之分亳釐必討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夏氏曰辰弗集房其說有二漢孔氏謂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唐孔氏廣其說謂日月俱左行於天日行遲月行速日每日行一度月每夜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故日月所聚會處謂之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此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止之處計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今乃不合於舍則日食可知據二孔此說則以辰弗集爲日食房爲所舍之處非二十八宿之房胡舍人則謂日月交會之謂辰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速月行遲一月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偶相掩蔽則食之矣是日月交會則有食今既言不集所舍則不得謂之食兼此房乃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舍此言辰弗集房蓋是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今也弗集房則是歷之誤非日食據胡氏此說則以辰弗集爲歷誤非日食以房爲二十八宿之房非十二次之舍二說相反如此惟林少頴折中之謂胡以辰弗集房爲歷誤夫歷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

朔此非精於歷者不足以知何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故當依孔氏爲日食但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所以起胡氏之疑兼胡氏以房爲房心之房考之九月日月雖會於大火之次其說頗通但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知之非能舉目而見則房又不當爲房心之房當是日月所會之舍即皆可謂之房也是所謂房者又當依孔氏說爲所次之舍也按唐書歷志論辰弗集房之義謂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陽常明而陰亦舍章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兼漢書帝紀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顏師古謂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房猶日食明矣蓋此輯乃輯睦之輯謂日月不相輯睦於所會之舍則食也　蔡氏按唐志日食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張氏曰日月相望謂之望相合謂之朔每至朔則日月當如合璧有一毫不合則月與日參差月魄磨蕩上下侵犯此日所以食也　林氏曰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房心北矣據左氏傳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所謂房者皆所次之舍也　王氏曰歷家推步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交交然

後食此歷法之常也沈存中云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六隱公三年三月己巳日食至威公三年七月壬辰朔而又食中間十有二年至莊公十八年又食中間三十二年則當交而不食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又食則不當交而食也夫不當交而食與當交而不食非歷法所能盡推故先于以日食爲天災曰主陰月食陽勝陰也曰食陰勝陽也

天衍歷議曰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餽在房二度

冬夏風雨

蔡氏曰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行也曰極南至子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

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
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　夏氏曰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蓋夏則陽用事日當進而北晝則
進而長陽勝則爲溫暑冬則陰用事日當退而南晝
則退而短陰勝則爲風寒此皆行必循軌故所以有
冬夏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行立春東從青道
立秋西從白道立冬北從黑道立夏南從赤道箕東
北宿畢西南宿月若失道妄行東入箕則旱風西入
畢則陰雨此月從星則以風雨也

凡地偏於南多暑偏於北多寒偏於東多風偏於西
多陰唯中則得天地之正陰陽之和　司馬氏曰地
中者非地體之中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之中鄭康成
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晷
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
而差二寸五毫然則康成之言未可擬也冬至漢尺
三尺唐丈二尺七寸一分夏至漢尺五寸唐尺四
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北氣應有早晏故
其景不能不小有出入也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

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晷以爲法與漢志不同

（范氏曰）測景之纎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草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參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爲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未當至而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王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爲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臺爲適中也

五行

乙	丁	己	辛	癸	六府	以相克爲次			
三八	二七	五十	四九	一六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本在木行之數以民食之急別而附之				
甲	丙	戊	庚	壬					
天五行									
歲星	熒惑	鎮星	太白	辰星					
青	赤	黃	白	黑					
青龍	朱雀	勾陳	白虎	玄武					
地五行									

酸	苦	甘	辛	鹹	五行以生數爲次	
木	火	土	金	水	雨	水
砂	汞		銀	鉛	貌	火
		人五行			暘	木
血	液	肉	氣	水	言	火
肝	心	脾	肺	腎	寒	金
魂	神	意	魄	志	風	土
					聽	木
					思	火
					五事本於五行	
					庶徵本於五事	

正義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謂此也　葉氏曰夫五行周流於天地之間未之有位也言天之五數地之五數而謂之五位必有奠方而正其居者而學者莫能知吾獨以世言太一九宮者論之此其說雖出乾鑿度學者所不道然而以五居中列其一三七九爲四旁二四六八爲四隅則天地二五之數皆在特虛其十而不見以土無正位寄王於四方與月令中央土獨不與成數者同義十雖不見而九宮縱橫錯綜數之皆得十五則土之成數蓋未嘗不具也是在易則謂之五位洪範則謂之九疇茲其爲洛書者歟易所先者五位故畧九疇而不見洪範所用者九疇故置五位而不言陰陽運而生五行五行之大不可以正

名但見其周流不息者而已故謂之行天之五行爲氣雨暘寒燠風是也地之五行爲形金木水火土是也　朱氏曰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金木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曾氏曰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潴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止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

然可以曲直可以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是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已

王氏曰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蓋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精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

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无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汩火之爨治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　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　吳氏曰土爰稼穡穀在其中自其治之有司則謂之行之則謂之行

五紀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贏二十九日過半而一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沒行天一度所以紀日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

辰積辰而爲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歲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於數故以歷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否（朱氏曰）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祅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正義曰從冬至爲二歲

庶徵

鄭氏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吳氏曰按易說坎爲雨則雨屬水而爲冬離爲日則暘屬火而爲夏詩疏載毛公釋小明日月方興云二月之初燠暖也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陽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即又甚明

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者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萬物者也止言寒燠者蓋燠者溫之始寒者涼之極也

詩

三五參昴

毛氏曰三心五噣參伐昴留 正義曰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苕之華皆云心也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 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

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綱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爲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之文故言參伐也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 解顧新語曰元命苞以柳爲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後之明歷象者皆以元命苞爲非以天文志星經爲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心噣見於

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噣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氐房也心三星亢氐房各四星合而言之爲十有五故曰三五 朱氏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

定之方中

李氏曰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定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定星昏中之時於是而作宮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日之出入以定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

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而作爲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如王氏之說曰方其庀徙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辨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　朱氏曰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邱之宮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　正義曰傳言南視定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爲記時

摯壺漏刻

朱氏曰夏官摯壺氏下士六人摯縣摯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　易氏曰摯壺之

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晝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王氏〔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長有短先王由是分十有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爲百刻寅申巳亥子午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

八刻則合而爲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占九刻則合而爲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爲漏水以正十二時之刻早暮之期於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　陳氏〔曰〕挈壺之法蓋爲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孔頴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度蓋各述其所聞而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爲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　正義曰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

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案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者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加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

也歷言晝夜者以昏夜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

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辭（史記正義曰馬融以昏明爲限鄭玄以日出入爲限故有五刻之差）

三星在天

毛以爲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鄭以爲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朱氏曰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季氏曰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

火出於夏爲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戸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戸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曰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鄭以三星爲心星則可若以心爲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則其說鑿矣〔呂氏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戸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

七月流火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曹氏曰季夏昏正在於南方暑已極矣過是而流流則暑退故七月流火也至九月流盡而伏於戌寒氣始勝〔王氏曰〕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胡氏曰〕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

至於申則流至於戌則伏傳言火見於辰又以大火爲大辰又以日月星爲三辰豈非日月星辰至於辰而畢見故邪詩言定之方中左傳言火星中而寒暑退及月令所紀昏旦中星非他取也取其中於未耳詩言七月流火豈非至申則流歟傳言火伏於戌豈非至戌則伏歟餘星皆類此然堯典時取其見於午者何哉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荅陽爲義也

歲亦陽止

正義曰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張氏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蔣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　朱氏曰復之一陽非頓然便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十月未嘗無陽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漢上朱氏曰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無陽亦未嘗一

曹氏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陽微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是以王者惡之　沈氏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日有食之二月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蔡氏曰陽包陰則爲震離陽和陰則爲雩離火交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

十月之交

朱氏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

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後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

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
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
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
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
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
陽之月古尤忌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
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
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
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遲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

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曰月之
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曰食爲不臧者陰亢
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
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張氏曰
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之陳王業六月之北伐十月
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
之極其至皆夏正也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
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　補傳曰詩人於
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日而曰
朔月也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

會則食杜預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此皆據歷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爲孔醜何也唐志曰食議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薄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薄十月之交於歷當薄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薄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

稟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謂者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蝕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　正義曰曆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

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　大衍曆議曰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

大東衆星

朱氏曰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　傳曰反也箋云駕也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閒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晥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朋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

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李氏曰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太白觀此則啓明卽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亦以長庚爲太白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曰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曰將沒則西見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爲一也唐盧仝月蝕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此詩　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

雲漢

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　埤雅曰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言水氣之在天爲雲水象之在天爲漢今皆倬然昭明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旱曠而熱則小星森

布如棊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

也